

一封关于历史哲学的学术通信

读刘家和先生《关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统一性问题——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的驳论》* 随感

王树人(老树)

【提要】读了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大作后,作者有所思有所想,写就属于学术通讯的论文。主要就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历史本质的看法以及黑格尔对中国历史歪曲等问题,与刘先生作学术交流。在刘先生对黑格尔正确批评之外,作者提出为黑格尔辩护的另一面,并联系“现代性”问题,对自由作出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黑格尔 历史 自由 《历史哲学》 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5-0034-04

刘公家和先生雅鉴:

下面,是我读刘公大作后在反思中所思所想。现用电脑打出并呈上,以此与刘公沟通和向刘公请教。记得您向我讲过您对逻辑的兴趣和所下功夫。这篇文章一口气读下来,确实感到它的逻辑力量。概念清楚、论理雄辩、分析深刻,很有说服力。我现在写文章,由于想象力放荡,已经不太注意逻辑了。今后,还要向刘公学习。自古至今已经产生多种逻辑。亚里士多德逻辑、莱布尼兹演算逻辑、康德先验逻辑、黑格尔思辨逻辑,以及今天的数理逻辑、模糊逻辑,还有中国当下有的学者从《周易》等经典出发研究的“象数逻辑”等等。^①这似乎都说明,人类只要思维,就不能没有逻辑。我现在比较关注中国原典中的逻辑问题。能不能换个眼光作一发问,在先秦除了《墨经》、“名家”专门谈论过逻辑,其他没有专门谈论逻辑的儒家、道家经典,内中能说就没有逻辑吗?

从我上面提到的诸逻辑,可以说,逻辑确实是多元的。因此,能不能说有多少种思维方式,就有多少相应的逻辑?

离题远了,赶紧打住。还是回到刘公文章的正题上吧。对于黑格尔《历史哲学》,您的批评很对。他确实太热衷于他所创造的思想框架了。他要把他的《逻辑学》作为一切思想领域都离不开的基本蓝图。这个框架,您指出由唯心论和辩证法组成。所以,对历史不能不歪曲,又在歪曲中含有合理性价值。这种分析很深刻,我赞同。

我在一篇书评文章中提到,历史是消失的过

* 刘家和先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文章发表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上。

① 李曙华:《周易象数算法与象数逻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去，不可能复活。^①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确实大多都是史家写出的历史。因此，我有限度地赞成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黑格尔既然要在《历史哲学》中把历史提到哲学高度思考，他就得给历史作出一个经过哲学概括的观念或理念。他所说的精神自由发展，就是这种观念或理念。康德、黑格尔都受到法国启蒙思潮的深刻影响。黑格尔更是处于启蒙运动高潮时期。理性和自由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两面旗帜，也是康德、黑格尔哲学力图加以包裹的核心内容。因此，我想，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在本质上是精神的自由发展，除了刘公批评之外，似乎对于当时德国，还包括非常革命的意义。所谓“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意义。同时，就进入文明后人类被戴上越来越多的枷锁而言，追求祛枷的自由，是不是也是构成历史的本质内容？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之说，是不是也有其合理性？我能这样为黑格尔辩护吗？

刘公大作的主题是批驳对中国历史的歪曲，重点是批驳黑格尔的歪曲，并论证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发展，而不是像黑格尔歪曲的那样一直停留在少年幼稚阶段。刘公借此在多重比较中，不仅论证了中国历史有其发展，而且显示出明确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相反，西方历史经常发生断裂，因其历史主体交替变换。这一点与中国历史确实本质不同。尽管有千变万变，中国历史主体都保持其连续和统一。特别是您在论证中提出世界历史发展中横向与纵向矛盾互动的辩证关系，很深刻也很有启发性。刘公在论说中借用佛教“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来说明世界历史纵横互动的辩证发展，形象生动而又不失深刻。读起来，真是有味道。可知，佛世界与人世界处于可以相互关照之中。大乘所谓“缘起兴空”，可能就是“大千世界”吧。因为，似乎只有“空”能容纳“大千”之一切，也使人的眼界能超出地球与银河系而能想入非非地进入浩瀚无垠的宇宙。

刘公在批驳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从中国代表的东方到西方古希腊经古罗马再到近代日尔曼的发展，指出其简单化的单线性，忽略纵横

矛盾互动发展的事实，以及忽略与印度、波斯、埃及的关系，都很有说服力。但是，为什么黑格尔要对世界史发展做出这样的描绘呢？刘公指出黑氏虽渊博，仍有其知识局限。但我想，他之所以作这样的描绘，恰恰出于他把世界历史的本质规定为精神的自由实现，或者说出于他把世界历史发展看作精神自由的普遍实现。他借此描绘出自由在世界历史中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自由发展过程由个人（中国皇帝）到少数人（希腊和罗马自由民）再到日尔曼多数人（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应当说，黑格尔在他歪曲历史的描述中，似乎仍然藏有深刻的历史之真。

自由的提出，是因不自由而逼迫出来的。人类跨入文明大门之后，随着分工生产而剩余越来越多，人们的物欲也随之不断膨胀，以致人们越来越变成物的奴隶。如庄子所指出，人们为物所累，为物所役，以至于不能不戴着这样的枷锁走向殉物的悲惨结局。这种情况，直到现在，还无处不见，几乎成为人的一种宿命。这种不自由之境，人一生下来就入其网而不能自拔，所谓“与物相刃相靡”直到死。与此同时，渴望自由，试图摆脱这种被奴役的思想理论，也随之出现。在不自由状态下，人们想象中的自由显得非常崇高也非常神圣。自由因此成为人类精神最渴望最崇尚的理想，成为照耀人们思想解放的推动力和灯塔。“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首诗所吟唱的，正是世人普遍的心声。

但是，问题是：何谓自由？应当说，至今这还是一个哲学难题。对自由的理解，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所想所作不受限制，就是自由。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者中的不少人（包括伏尔泰），都这样认为。黑格尔认为这是任性，谈不上自由。从斯宾诺莎到黑格尔，把自由与必然性认识联系起来思考，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视和相当肯定。后来，认为黑格尔停留在对必然性的认识还不够，还要实践，不仅认识必然性还要改造必然性。但是，人们这样思想和

^① 王树人（老树）：《“历史复活”与历史理性》，《文景》2009年第3期。

行动之后，就真的获得自由了吗？现今，科学和技术认识和改造的必然性何其多也，人类是否随之越来越自由了呢？我以为没有。甚至相反。例如掌握核技术之后，我们在享用核电同时，也处于核污染甚至核战争的危险，并由此陷入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危机之中。

那么，认识和改造必然性的自由，为什么带来的却是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危机？或者说，人类到底需要怎样的自由？为了正视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反思多年来西方思想家们对“现代性”批判的意义。“现代性”主要内涵是祛价值化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这也是现代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社会现实。科学万能论引出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已经使得科学技术发展失控，已经异化，已经成为统治人的一种盲目力量，已经把人变成像物一样的东西。西方思想家如海德格尔、舍勒等，早在20世纪初就做出这样的揭示和批判。特别是，揭示出这种“现代性”的思想根源和基础，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传统，尤其是近代以来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一种崇尚以知性混同理性的无休止向外扩张的认识论。所谓认识和改造必然性的自由，也属于这种认识论。就是说，这种认识和改造必然性的自由，属于“现代性”浪潮。而这种“现代性”实质上也是把人当作对象物，完全不顾人的本然生存和生命精神。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不仅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而且正在无情地铲除人类得以生存的根基（破坏地球这个人类唯一的生存家园，同时在祛价值化中使人变得丧魂落魄）。

西方思想家从19世纪末的叔本华、尼采开始，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其揭示和批判“现代性”的目的，都是力图从不同角度回归人的生存本身、回归本源的生命精神。要把祛价值化的科学技术重新拉回到价值的阳光下。同时，更要祛除把人对象化的种种知性定义，如“人是理性动物”之类。人不是物，人就是人。人不可定义，而只可描述。人像神一样有其不可测的潜能和神秘性。人有欲望、有意志、有理想、有情感、能行善、能作恶、能创造、能破坏、能承诺、能毁约、能行骗、

能耍赖、能残忍、能温柔、能体贴、能冷血、能化腐朽为神奇、能化神奇为腐朽等等。总之，人的本质是人的生存，从而表现出鲜活的生命精神。一旦这些鲜活的生命精神被某种思想模式窒息，人就可能变成物，变成工具，变成失去人性者。在希特勒第三帝国统治下，就是把人变成物的典型，人的鲜活生命精神不见了，人都成了一种思想模式塑造的工具。那么人所需要的自由何在？

我曾经用一位朋友颇具感情色彩的话为题写一篇文章：《上帝死了，道还在》。^①我认为，道家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或“道法自然”的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以“天道”作为最高价值，来填补当前世界性的价值理想失落，值得考虑。在道家创始者老子和集大成者庄子那里，关于自由的思想，亦很值得重视。首先，他们对自由的思考从不脱离人的生命精神这种本真本然。同时，这种对自由的思考，又与生生不已的大道这种动态整体相通。庄子在《逍遥游》中指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彼且乎待哉！”就是说，自由必须是“无待”。如何达到“无待”？这里的“天地”、“六气”，乃是描述动态整体之道。而“乘”、“御”则是悟而能通于动态整体之道。在庄子看来，能如此，就能摆脱一切束缚而获得“无待”的自由。人们在批评庄子时认为，庄子这里所说的不过是精神的自由，没有涉及现实的自由。确实如此。但是，由此却不能否定和贬低庄子这一杰出思想的重大意义。我们要问：如果不首先获得精神自由，现实诸多自由还能想象吗？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获得精神自由，乃是获得其他一切自由的前提。又有人说，庄子的“无待”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虚无缥缈，不现实。此说貌似有理，实则浮浅荒诞。是的，我们经常批评“绝对化”。但是，绝对这个词的用意很不同。一种是错误的绝对，如说真理再多向前迈一步，就变成谬误。这种绝对化当然不可取。此外，还有很多绝对，不仅可取而且非常必要。例如，一切价值理想，都必须是绝对的。如上帝的至善，儒家“圣与仁”的至善，道家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4期。

“道法自然”的至善，佛家“涅槃”的至善，等等。可知，庄子“无待”的自由观，正是一种理想的自由。而理想之为理想，必须是绝对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两千多年来，正是庄子这个“无待”的理想自由，对于中国历史上所有追求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人来说，乃是一座照亮他们前进道路的灯塔。中国没有僵化，没有发生历史断裂，虽然磨难重重，但却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地走到今天。这不能不归功于众多先贤为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树立起永远不可抛弃的价值理想。庄子的“无待”自由观就是其中一种。

刘公论证了中国事实上的历史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历史没有发生历史的断裂。现在我想问，中国何以能如此呢？有人认为，这与秦始皇统一文字有关。我觉得，有其道理。试作一点论证。以就教于刘公。文字的发明，确乎是人类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从今天进入信息时代来看，正是文字的发明使得信息可以储存、可以加工、可以传播。但是，语言文字的不同，也可能造成人世间的分割。因为语言文字是思维方式的支撑。不同的语言文字因此会造就出不同的文化。当人们处于不同语言文字和不同思维方式所制约的不同文化时，他们由此而分割就是不可避免的。西方虽然语言文字在根源上有联系，但从来没像中国这样形成统一的文字。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是，这种统一文字所铸就的统一文化，不能不说是使中国历史保持连续和统一的重要条件。

这封信已经写得太长。不过，最后我想回

到自由问题再说几句。自由为人们渴望和崇尚，但实现起来却非常之难。不说客观现实方面，就是主观方面如思想自由也不容易。我想说的是，人们在形成或接受一种思维模式后，往往难得再从中出来。换句话说，人们很容易使自己的思想陷入一种思维模式并成为自己的思维定式，成为思维习惯。所谓思想僵化，就表现于此。例如刘公批判的黑格尔。本来他在《逻辑学》中提出的许多创新思想，都很有价值。如否定作为辩证发展动力，逻辑与认识论一致等等。但是，当他把构造体系的框架泛化，所谓泛逻辑主义，这时最强调变化发展的黑格尔也陷入僵化了。就是说，思想自由应当是思想总处于创造性的动态之中。这样看，即使是实现人们自己的思想自由，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相反，它首先需要克服自己思维惯性的阻力，需要在自我批判中超越。

读刘公大作能让我产生这么多联想和反思，我想这也是刘公大作的魅力。我把这些不成熟的联想和反思写出来，既是就教于刘公，也是以自己的读、思感谢刘公。请刘公批评和不吝赐教。

老树拜呈

2009年6月8日于京西稻香湖畔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学会名誉理事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An Academic Letter about Historical Philosophy

—Personal Comments on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History Development:

Against Hegel’s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by Liu Jiahe

Wang Shuren (Lao Shu)

Abstract: This article, namely my personal comments on the paper of Mr. Liu Jiahe, a famous historian, should be classified into the academic correspondence. It is my aim to communicate, academically, with Mr. Liu on Hegel’s idea as to the essence of history in his *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his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history as well. On the basis of the reasonable criticism on Hegel by Mr. Liu, I present my excuse for Hegel, and on this account I further probe into freedom by dealing with issues about “modernity”.

Key words: Hegel; history; freedom; *Historical Philosophy*; modernity